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
第三回 盤舊店呆東中計 吃花煙俊僕銷魂

話說費春泉，這夜住在梅雪軒院中，自然是一宿無話，何用細表。從此與馬靜齋卻攀了一層戚誼，變為襟兄襟弟，便格外的知己起來。每日和周介山、毛惠伯等一班人，你請我，我請你，鬧得個煙霧騰天，早把算帳兩字忘記在九霄雲外。靜齋曉得他已經入彀。這日，靜齋叫了幾樣菜，留春泉在豔情閣房裡便飯小酌，豔情閣也在旁邊陪飲。靜齋無意中說到生意上來，又漸漸勸他上海來開棧自做。春泉道：「自做好是好，只是祥記為甚虧倒了這許多款子？我心裡究有點子膽寒。」

靜齋道：「祥記的虧倒，是不關生意上的。照生意上算起來，非但不虧，還多著好多銀子呢。就是現在倒雖倒了，照著這點子生意，就拿這塊牌子盤給人家，一二萬銀子是飛飛燥有人要的。前天有個寧被大資本家姓李的特地來拜我，要盤我們這店，肯出到二萬銀子。我因為祥記兩字是先嚴手創起來的，所以沒有答應。」

春泉道：「祥記平日生意，去掉一切開銷，每年好多幾許銀子？」

靜齋道：「盛旺年勢，總要多到六七萬，衰敗年勢不過一兩萬罷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是很好的了，為甚會虧倒的呢？」

靜齋道：「一言難盡，那都是少敝東不好。少敝東年紀輕，閱歷淺，聽信了人家的話，吃火油吃火油，就在火油裡倒翻了，累的本店都支持不住。所以兄弟一竟說，一個人總要做本行。本行無論如何總不要棄去，外行無論如何總不要羨慕。人家發財盡讓人家發去，因為本行裡頭情奸利弊我都知曉的，我自己能夠趨利防弊。外行是渾渾噩噩，全都不曉。春翁，你瞧兄弟這議論是也不是？」

春泉道：「很對很對。」

靜齋道：「就像你春翁，火腿飯是吃了幾代了，這裡頭的情形，那裡還瞞得過你一點半點。這片棧倘是你做了倒很好。」

春泉究竟是內行，便細細盤問。本埠生意如何，客幫如何？靜齋是老早端正好的，自然回答得天花亂墜，說得春泉心裡頭有點子活動起來。並且豔情閣、梅雪軒都是靜齋一路的，說話中間十分的幫助。說靜齋為人怎樣的可靠，生意怎樣的會做，聽了他話決不會上當的。

春泉此時，日夜浸在堂子裡，正迷迷糊糊時光。梅雪軒說出來的話，更是沒一句不聽，沒一件不依的。當下不知不覺，竟然答應了。

靜齋見他答應，恐怕日久生變，立刻喊一個雙台下去，請攏周介山、毛惠伯這一班人來，當眾言明，使他不能夠翻悔。次日，就邀春泉到祥記，把一應生財存貨，點了個清楚，立了盤頂契據，簽了字，議定生財存貨牌子，一總作價九八規元二萬兩，就請周介山、毛惠伯作了中人。除欠項扣抵外，春泉又足足拿了二乾兩銀子出來。於是祥記火腿棧就歸費春泉開了。把牌子改為祥記春號，掌櫃一席仍舊請了馬靜齋。一切銀錢往來，伙友進出，都歸他一手經理。

春泉索性把行李搬進梅雪軒院裡，叫阿根住了店裡去，自己日日夜夜窩在堂子裡，弄的魂不收身，魄不歸竅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像墮在雲堆裡一般。今暫擱過。且說春泉的僕人阿根，年紀已有二十歲了。從前跟著春泉老子，也曾到過兩回上海。只因老主人人生性嚴厲，除乾正事外，只在寓裡頭瞧瞧書，至多有朋友來，出去吃吃茶，瞧瞧戲。那花柳場中，不要說沒有跨進過，連望都沒有望見過呢。

阿根久慕玩耍地方的趣味，苦於主人的拘束，一回也沒有領教過。現在老主人是去世了，知趣的小主人，又十分時髦。不要說別項，那轎飯帳一項，卻已叨光了好多十塊錢了，心裡頭便有點子躍躍欲試。苦於沒個領頭人，不敢貿然問津。阿根房間隔壁，住著一個蘇州人倪雨生，是來上海尋生意的。閒時常與阿根攀談攀談，倒也十分投機。這日阿根搬行李到祥記春號去，雨生見了，就問：「根兄回去了麼？」

阿根道：「我們老爺叫我搬到店裡去住，現在我們開了火腿棧了。」

雨生心裡一動，暗想：「我何不就托托他，他是他家老爺的得力家人，或有法子好想也未可知。」

遂竭力拉攏道：「根兄，你我雖然認識得不多時，卻知己得像好多年老朋友似的。你也曉得我，我也曉得你，每天談談倒也慣了。現在熱刺刺地忽的要分手，心上便覺著有說不出一種難過。最好你我兩人常常聚在一起，照應也有照應，熱鬧也熱鬧。只恨兄弟福薄，才聚首得個巴月。」

說到這裡，眼圈兒紅紅的，做出一種悽惶的樣子。又道：「你是福氣人，此後飛黃騰達，不知可還念著我這個窮朋友。今日你我分別，可憐我窮得沒什麼相送，可否懇求你賞我個光，同到館子裡去坐坐。吃是沒什麼吃，不過敘敘罷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什麼話，你我自家人，又何必這樣。雨兄，你光景也不十分好，生意也沒有找著，為了兄弟破鈔，兄弟心裡也不安。今日的盛情，兄弟心領就是了。」

雨生道：「根兄不肯賞兄弟的光，明明是瞧不起兄弟，不肯認兄弟做朋友。」

阿根見他這樣說了，只得應允，約定四點鐘在昇平樓泡茶相候。到了四點鐘敲過，阿根換了一身衣裳，元色泰西緞棉袍子，元色摹本緞馬甲，走到四馬路，尋著了昇平樓茶館。走上扶梯，東張西望找時，雨生早在左首桌上，起身相迎，口稱：「根兄，阿根，」一面坐下一面問：「你等了幾時了？」

雨生道：「也到得不多會子。」

堂倌過來問可還要泡一碗？」

阿根道：「不必泡了，我們坐坐就要走的。」

兩人喝了會子茶，雨生會過茶鈔，一同下樓，離了昇平樓，向西至大新街雅敘園進去，揀了正廳後面小小一間亭子坐下。堂倌送過煙茶，便請點菜。倪雨生便開了個菜殼子，阿根攔住道：「你我通只兩人，要這許多菜來做什麼。吃又吃他不下，白糟塌也可惜。我看還是少幾樣，只要可口些是了。」

雨生拗不過，只得遵命。於是了紅燒大腸、油爆肚、炒肉片、炸八塊、醋青魚、炒蝦腰幾樣，又要了兩壺京莊酒，二人對酌談心起來。忽然一陣胡琴聲音，從廳側書房裡發出來，接著便是信人唱曲聲，客人叫好聲，划拳聲，說笑聲，熱鬧得堪言喻。阿根便坐不住了，推說解手，溜出去張看。見一桌共五個人，倒叫有十個出局。面東坐的那個沒辮子身後兩個信人，年紀都只十八九歲，不但打扮的十分嬌豔，那品貌也似花枝般出色非凡，與著沒辮子的你言我語，親昵異常。

對座一個胖子道：「少翁，通關輪著你了，不要一味的講知心話，做出要好情形來給我們瞧，連划拳也忘掉。你們恩相好，到房間裡去恩也來得及呢。」

沒辮子身後那個信人便不肯依，拾了粒杏仁擲過去，胖子一閃，不提防頭上戴著的帽子跌掉了，引得哄堂大笑。阿根瞧了，滿心羨慕，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請去用菜，只得歸座。雨生道：「根兄碰著了熟人麼？菜要冷了。」

阿根歎道：「咳雨兄，你我枉做了七尺丈夫，卻這樣的狼狽。瞧著人家，何等的鋒芒，何等的得意。人家也是個人呢，人比人真是氣煞人。」

雨生見他忽地牢騷起來，正如丈六金剛，一時摸不著頭腦。忙問：「像根兄這樣的際遇，還有甚麼不稱心。貴上老爺這般的重信吾兄，要怎樣就怎樣，照兄弟看來，已是好極好極的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講到我們老爺，倒不要罪過。我的話真是說一句聽一句，說一樁依一樁的，不論大小事情，我們老爺都要問我，都要同我商量。就是這會子火腿棧的事，也是我說了他才做的。」

兩生道：「兄弟倘有老兄這樣一天，就死也情願。只是根兄為甚還有不滿足呢？」

阿根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你做了我才知道呢。人的心是沒有厭足的，好了還要好。你現在瞧我已是好不過，能夠爬到我地步已經快活到個絕頂了。那裡曉得我也在不快活，也在羨慕人家呢。我方才出去，瞧見廳側書房裡那桌人，何等快活。五個人倒叫了十個出局，都是花朵兒一般的人。在燈光下望去，其皮膚之白而且細，細而且滑，有趣得說都說不出，描都描不像。他們卻都每人占著兩個。這種信人，尚然能夠和他睡一夜，真是立刻就死都情願。」

兩生笑道：「這種事情何難之有，那當婊子的原是掛著招牌賣的，只要花掉幾個錢，馬上就好辦的到。只是你我現在到長三堂子去，也頗不合算。長三堂子花頭，是大不過吃酒咧，碰和咧，洋錢用得蘿服片似的，一點子都不實惠，並且他們都是經慣大場面的，你就在他們身上花掉三四十塊錢，在你已是吃力煞，他們眼睛裡卻溜都不曾溜一溜。你想，長三堂子交結得起交結不起。你我都是經紀人呢。」

阿根聽了，呆了半響，開言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有家私人才能嫖，像我們經紀人連嫖的福都沒有修到，空到上海，白快活了一會子不成。」

兩生道：「也有便宜點子的地方，你要玩耍，還是到老老實實處所去，比了長三堂子不過地方小點罷了，人也差不多。」

阿根喜道：「什麼地方呢？」

兩生道：「你要去，我陪你去是了，價錢很便宜。」

阿根道：「吃過飯就去可好？」

兩生道：「好是很好，只是我今天還要去一個朋友，明天去了罷。」

阿根急道：「你朋友明天去看了罷，今天且陪我玩耍地方去，我總忘不了你的情。」

兩生道：「我那朋友是約著的，我還要托他薦生意。今天失了約，我的生意便不成功了。玩耍又不是要緊的事，明天去也好，後天去也好。」

阿根道：「卻恁地湊巧。」

說著，便露出不快活的樣子。兩生連忙轉機道：「好好，今天去也好。就今天去，那朋友不去會他了。拼著這生意不成功，在你根兄面上，便顧累不得這許多。只求根兄不忘記兄弟，在貴上跟前吹噓吹噓，有機會派一個事情做做，那就受賜不淺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要薦個巴生意是很容易，只要店裡有缺分空，向老爺說一聲，沒有不成功。只是總要人等缺，不能缺等人，要緊是要緊不來的。」

兩生道：「那個自然，種種費根兄的神，看機會替兄弟吹噓吹噓是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那是何消說得，兄弟可以盡力的地方，無有不盡力的。」

此時，所點的菜已經上齊。兩生問：「可還要什麼？」

阿根道：「酒菜都夠了，弄碗湯來吃飯罷。」

兩生把箸箸敲碗，丁丁丁，丁丁丁，堂倌聽得，忙進來問要什麼，兩生道：「弄碗三鮮湯，盛飯來罷。」

吃畢飯，堂倌絞上手巾，二人接來揩過，兩生會過鈔，一同出門，徑由大馬路轉彎，向盆湯弄一帶行來。將近盆湯弄橋，見一家門首掛著盞燻黑的玻璃燈，跨進門口就是樓梯。阿根跟兩生上去，舉目瞧時，只有半間樓房，異常狹窄。左首橫著一張廣漆大床，右首把欄板拼做一張煙榻，卻是向外，對樓梯擺的。靠窗一張松木妝台，兩旁川字椅子。壁上倒也掛幾幅單條字畫，都是城隍廟花園裡灘頭上買的，東西雖是不多，倒也佈置得花團錦簇。阿根見房間裡沒人，悄悄問道：「這裡什麼所在？可就是長三堂子？」

兩生笑道：「這裡不是長三，是阿三。」

阿根道：「阿三比了長三，可便宜點子？」

兩生笑而不答。忽聽樓下喊道：「三小姐走得來，快點子走得來。」

喊了兩遍，才有人遠遠答應，咕咕呱呱，一路嬉笑而來。阿根還只管問，兩生忙告訴他，這裡是花煙間。阿根道：「花煙間為甚叫做阿三？」

兩生道：「阿三是他的名字，他名字叫張阿三。」

話聲未絕，樓梯上敲銅敲銅一陣響，那張阿三已走上來了，阿根遂不言語。張阿三一見兩生就道：「你這人好哇，你說回去一兩個月，至多四五個月，現在可是四個月？扳指頭算算，怕不要二年多了麼。我差人到你店裡看了五六回，你店裡的人總是吃著生人腦子似的，沒有一句好話回答。我火透了，自己趕去問，碰著個老頭兒，才曉得你已經不做了，說上海是不來的了。你這張嘴說出來的話，可是放屁不是。我替你記著，從沒一句作得數的。你不來也罷，索性和你拼一拼，試試手段是了。」

兩生忙陪笑央告道：「你不要動氣，且聽我說。」

走近張阿三身旁，附著耳朵輕輕的講話。講不到三五句，張阿三忽地跳起來，把險一沉道：「你倒乖哇，想拿這件濕布衫脫給人家穿了，你自己倒卸身了，是不是？」

兩生發急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你且聽我說完了呢。」

張阿三便用一隻手勾住了兩生頭頸，聽他講話。兩個人咕咕唧唧說了好一回，也不知說點子甚麼。只見兩生一邊說，一邊努嘴，張阿三就回頭把阿根溜了一眼。接著兩生又說了幾句，張阿三道：「你怎麼樣呢？」

兩生道：「我依舊照常呢。」

張阿三方才罷了，走到榻邊，彎下身去剔完了煙燈。問阿根尊姓，阿根回說姓王。張阿三瞧著阿根，白頭至足，細細打量，弄得阿根不好意思起來，別轉臉去，裝做看單條。只見一個老娘姨，一手提著銅錫，一手托著一盒煙膏走上樓來。見了兩生也說道：「哎喲倪先生，我們只道你不來的了，倒還算你有良心，原舊請得過來。」

張阿三接口道：「呸人有了良心，狗也不會吃屎了。」兩生笑道：「我來了倒惹你們這麼的說，從明天起，就此不來可好。」

張阿三也笑道：「你真個敢這樣，我就給一頓生活你吃。」

兩生道：「哎喲喲，你的生活我是領教過的，倒也未見是怎樣。」

張阿三就趕過來捏他的腿，捏得兩生討饒不迭。此時老娘姨已把煙盒放在煙盤裡，衝好了茶，提著錫子下去了。張阿三靠在兩生身旁，燒起煙來。見阿根獨自坐著，便說：「榻床上來靠靠罷。」

阿根巴不得一聲，隨在煙榻下手躺下，瞧張阿三燒好一筒煙，裝在槍上，送給兩生，蹈咧咧的直吸到底。又燒了一筒，兩生也吸了。等到裝第三筒時，兩生說：「不要了。」

張阿三調過槍來遞給阿根。阿根吸鴉片是外教，不到半筒，鬥鬥噎住。張阿三接過槍去，打了一簽。再吸，再噎。張阿三嗤的一笑，拿起簽子打通了煙眼，替他把著火。阿根正在動火，被他一笑，笑的越發心癢難熬。見他白雪雪、肉裏裏的手把在槍上，不由得伸手過去捏他手腕。張阿三奪過手，把阿根腿上盡力摔了一把，摔得阿根又酸又痛又爽快。阿根吸完煙，卻偷眼去瞧兩生。見兩生雙眼閉著，朦朦矓矓似睡非睡光景。阿根低聲喚兩生兄，連叫兩聲，兩生只是搖手，並不答應。張阿三道：「隨他去是了，他是煙迷呀。」

阿根便不叫了。張阿三索性挨到阿根這邊來，拿著簽子燒煙。阿根心裡熱得燃炭似的，卻因礙著兩生，不好意思動手，只目不轉睛的呆看。見張阿三白雪似的面孔，黑漆似的眉毛，水汪汪的眼睛，血滴滴的嘴唇，越看越愛，越愛越看，愛一個不已，看一個不休。張阿三見他這樣，笑問：「瞧點子什麼？」

阿根要說，卻又說不出，也噙著嘴笑了。張阿三知道他是個嫩貨，便把煙槍塞到阿根嘴邊道：「哪，請你吃了罷。」

阿根吸完，兩生也醒了，向阿根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

阿根道：「也好。」

兩人站起身要走，張阿三一把拖住倪兩生，又說了好些話兒。只因發聲輕不過，說點子什麼一句都聽不出。說畢下樓。張阿三把阿根袖子一拉悄說：「明天你一個兒來，我還有話同你講。」

阿根點點頭，忙跟著兩生回去。兩生在路上問道：「根兄，你瞧張阿三好不好？」

阿根道：「好的很，真是三個錢火腿，沒處批。」

兩生道：「可知我的眼力不曾錯。」

阿根道：「好雖然好，可惜是你的相好，我不便放肆如何？」

兩生道：「你又迂了，這礙甚麼。他們本底子賣的，有了錢大家可以進去，又不是我的妻子。」

阿根道：「你難道不吃醋麼？」

兩生道：「我要吃醋時也不會領你去了。老實說，你我這樣知己，還顧忌點子什麼。那怕要姘我老婆，我也肯呢。只要你不忘記我就夠了。」

阿根聽了，十分感激。倪兩生又說：「張阿三那邊，以後你我兩人大家走走，不必避忌。」

阿根道：「我還要請教你，花煙間裡頭玩耍，價錢如何？」

兩生道：「那是很便宜的。尋常花煙間，住夜也不過幾角洋錢。跳老蟲是越發便宜了，只消一二百文夠了。張阿三卻又當別論的，他是花煙間裡頭的狀元，總要貴一點子。然而貴煞也有限。」

阿根聽了跳老蟲三字不懂，便問：「甚麼跳老蟲？」